

赋予人格：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张 怡^{1,2}, 吴建广¹

(1.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2.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 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建构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多维智识空间来透视资本发展的逻辑并揭示其矛盾,但对作为叙述策略的诗性叙事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建构作用,尚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解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赋予人格(Personifikation)的方式,将资本及其所处世界中的其他对象物人格化,使其不仅具有法学、政治经济学,还兼具叙事学意涵。由此,一个隐性的“资本的故事”以资本从诞生到完成原始积累的历时进程作为叙事逻辑,与显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明暗配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资本的“文学式批判”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进行语文学式诠释提出的概念,是深入观照《资本论》叙述逻辑的结果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尝试。

【关键词】《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赋予人格;文学式批判

【中图分类号】B0-0; 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019-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3

资本是社会现代性的核心特征,资本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性社会。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他认为最早的资本出现在 14~15 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之后逐步转移至大西洋沿岸。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即已观察到大量由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并开始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及人类命运问题,那时,他常用文学表达对生活的观察和抒发感情。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马克思逐渐从对法学理论的探索中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从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式那种精神和理念决定的政治领域走向经济领域,深入市民社会。特别是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约为 1842~1843 年间),他遇到了大量的经济问题,在与这些物质利益问题的斗争中马克思逐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3 年底,马克思开始构思一部系统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规律的书,他将这部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参照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出版《日耳曼词典》边写边出版的方式,计划分 6 册出版。但后来他感觉这种方式并不符合他写作的这本书,他认为这部著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在写作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在原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前加“资本”一词:“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译:“资本. 政治的经济学之批判”),并以此为题出版他的全部经济学著作。“资本”一词添置于“政治的经济学之批判”之前,中间以句号间隔,后一部分作为副标题对前一部分进行进一步说明或限定。由此修改可以看出,马克思意图聚焦“资本”,从政治学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澄清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出现和发展的前提和界限,即批判。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 19 世纪对资本进行批判,将遭受怎样的谴责和压力不言自明。因此,马

^{*} 【作者简介】张怡,女,云南大理人,同济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昆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当代研究与诠释、世界文学、德意志诗学;吴建广,男,上海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华文明学、德意志哲学、德意志诗学、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研究。

【基金项目】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德文原著与欧洲文学视域融合的研究”(22BWW001)。

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初,不得不在叙述策略上精打细磨,其中最为典型和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文本叙述中大量文学修辞手法的运用及其上百处世界文学互文。但对《资本论》中诗学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叙述的平行、交错、融汇的互动规律及原理,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和系统。

对马克思诗性叙述的研究最初并没有以这样的概念出现,而是混合在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格·瓦·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等关于马克思的相关记述中。20世纪30年代,为从革命导师的文献中快速提取出那些对意识形态建设有指导性的言论和观点,苏联文艺理论界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美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里夫希茨(Lifshitz,《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1933)、卢卡奇(Lukács,《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35)分别在各自的研究中得出马克思美学文论并非“碎片化”“个人意见”,而具有“体系性”和“科学话语”的观点。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更加专业和深入的研究相继得出结论。聂奇金纳(Нечкина,《资本论的文学构造》,1937)最早从修辞学、文体学视角研究《资本论》的诗性叙述,并指出文学在马克思论述中具有“武器”功能。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扬弃了单纯的“工具论”观点,更加深入到文学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营养输送意义研究上。弗里德连杰尔(Фриденде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1962)和柏拉威尔(Prawer)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8)以各自的研究为基础,均分别系统性列举了从古希腊到德意志、俄国、英国等西方经典文学作家的创作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革命理论的融汇,^①二者的研究证明文学之于马克思不但是工具,还对其思想和世界观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西方学者主导下的马克思诗性叙述研究不免呈现出基于西方意识形态和理论偏好进行阐释的倾向,这表现在:一是倾向于以哲学化、美学维度对诗性叙述的阐释,例如:比斯(Micheal Bies)等主编的论文集《〈资本论〉的诗学与美学》^②证明,《资本论》中的文学引文加强了文本论战的表现力;二是对马克思的诗性叙述特征以西方典型的文化形象为研究主题的分界倾向,如: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形象、“浮士德”“鲁滨逊”等。

同时,在认识到研究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必要性后,国内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哲学家也发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和讨论。改革开放后,随着与西方交往增多及相关译著在国内出版,学界开始关注马克思的诗性叙述特征,特别是文学式叙述与其思想形成的关系,其中,尤以隐喻研究最为突出,如:《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诗性隐喻谱系》^③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幽灵隐喻的形式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辩证道理,从而揭示了资本自身运动方式。而《〈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思想对话》^④和《马克思与西方经典作家关系研究》^⑤则以经典作家间的对话为中心,认为文学丰富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内涵。但对西方学界历来争论的马恩美学言论属“个人感想”还是“体系化思想”,以及这些美学言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建构意义等问题,如果不深入具体的文本,还是很难做出确切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也多次提出回到原著、细读原著的建议。^⑥2021年,作为对马克思原文著作有大量深入研究的学者,聂锦芳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有一种“思想构建”^⑦意义,这种

① 乔·米·弗里德连杰尔.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 [M]. 郭值京,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SIEGBERT SALOMON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MICHAEL BIES, ELISABETTA MENGALDO (Hrsg.). Marx konkret: Poetik und Ästhetik des Kapitals [G]. Göttingen: Wallstein, 2020.

③ 孙瑞瑞,李迎光.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诗性隐喻谱系 [J].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27-35.

④ 郗戈. 《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思想对话 [J]. 文学评论, 2020(1): 13-20.

⑤ 和建伟. 马克思人文精神与西方经典作家关系研究:以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中心 [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

⑥ 张永清.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2): 2-10.

⑦ 聂锦芳. 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基于创作史、传播史的考察 [J]. 世界哲学, 2021, (6): 5.

观点肯定了马克思的叙述方式参与构建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

一、《资本论》叙述策略与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

马克思学术履历极其广博,自幼就被认为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这与他年幼时即接受文学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代的很多人在谈及对他的印象时都提到过他绝妙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既来自天赋,也源于家族内热爱阅读和思考的传统。马克思曾提到在他生活的时代,犹太传统习惯是很不容易摆脱得了的。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关键在于了解他拉比家族的传统智慧。^①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即已表现出对夸张比喻及对诗歌的热忱。他年轻时就写过很多诗,留传下来的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写于1835和1836年大学期间。从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可以看出,他阅读过并且极度熟悉各类文学作品,包括罗曼语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德意志以及北欧日耳曼神话传说、闪族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等等。深厚的文学素养使得他的学术著作常呈现出“严谨缜密的科学理性和热烈奔放的诗学激情”^②的文体学特征。他不止一次以文学鉴赏者和戏剧评论家的身份讥嘲摆在面前的政治场景,并借助文学的修辞、例证、预言、图像、标准等功能在其学术著作中制造了隐喻、具象、替代、戏仿等效果。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③最早被当作马克思“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资本论》^④发表(1867年)后受到关注和讨论。马克思并曾以充满斗争意识的口吻回复人们对他的叙述方法所提出的批判,他不怕引用和他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对《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的一句话:“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种独特的魅力’”;此外,他还提到:“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С.-П. Ведомости)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资本论》,第19页)。^⑤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自己的叙述方法和策略非常自信,这里的“叙述方法”之所以“生动”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独特的诗性叙述方式。

进一步观察这种诗性叙述方式,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赋予以‘资本’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对象人格”为方式,即人格化,使这些讨论对象在叙述功能上具有了除法学、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叙事学意涵;在话语层面使用拟人、隐喻、夸张、互文及戏剧性的对话、独白、合唱等诗性化技术;在故事层面,按照资本从幼年期、初期到成熟期等3个阶段的成长过程拟定叙事逻辑,聚焦资本在

① 马克思的父母均为犹太人,家族多人为拉比,其父学识渊博,亦为拉比、当地法官,对少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意识倾向有很大影响。

② 吴建广:《共产党宣言》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道[J].当代外语研究,2018,(3):33.

③ “叙述方法”德语原文 die Darstellung,出现在马克思自书“《资本论》第二版序言”(Das Kapital, S. 14)本文对于部分重要表述,在注释中给出德语原文及出处以便读者参考,其中,中译版出版信息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文中引用该译本均在文后括号内标出“《资本论》,第×页”。在一些不容易理解的或完整引用一个或几个句子的中译引文后有脚注,脚注中附上德语原文,其后标注德文版引文信息,首先是书名(Das Kapital),逗号后是柏林版的页码(S.),标注格式示例见本句“Das Kapital, S. 14”,即意为“德语《资本论》,第14页”。德文版选用柏林迪茨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²)第十卷收录的文本,德文出版信息为: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1890. In MEGA² Abt. II/10.: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Hrsg.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 Berlin: Dietz, 1991. 不另出注。

④ 《资本论》共三卷,本文只涉及第一卷,如无特别说明,文中后续“《资本论》(第一卷)”简写为:《资本论》。

⑤ 原文参见:“Die meinen Ansichten durchaus feindliche Saturday Review sagte in ihrer Anzeige der ersten deutschen Ausgabe: Die Darstellung, ‚verleiht auch den trockensten ökonomischen Fragen einen eignen Reiz (charm)‘. Die С.-П. Ведомости (St. Petersburgs Zeitung) bemerkt in ihrer Nummer vom 20. April 1872 u. a.: ‚Die Darstellung mit Ausnahme weniger zu specieller Theile zeichnet sich aus durch Allgemeinverständlichkeit, Klarheit und, trotz der wissenschaftlichen Höhe des Gegenstands, ungewöhnliche Lebendigkeit‘. ” (Das Kapital, S. 14)

不同阶段的行动和对话,以此作为隐性叙事线索,与显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明暗配合,构成了《资本论》中文学维度批判资本的方式和逻辑。

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指的是《资本论》中以诗性叙述方式展开的资本批判话语及叙事逻辑线条。接下来本文将从历史语境、叙述策略、叙事特征等方面,论证《资本论》中文学维度资本批判的存在及其与政治经济学资本批判的关系。文学式批判彰显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叙述方式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结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知识视域发生融合的标志之一。提出资本的“文学式批判”概念是在语文学式分析、阐释马克思德语原文著作的基础上,深入观照《资本论》叙述逻辑的结果,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马克思原著与文学研究的尝试。

二、“赋予人格”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及其作为文学式批判逻辑合理的前提和手段

西方自16世纪启蒙以来,现代生活的帷幕在科学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逐渐拉开。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新形式贫困的出现,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现代政治生活秩序围绕自由、财富、占有、权利、契约等概念展开,且往往借助于立法赋权得到表达。在启蒙之前的古代社会,并没有以个人为基础的、系统的权利思想和制度。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来,哲学研究转向对意识主体和物质躯壳进行区分,人的自由意志、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以及科学的理性主义重新审视和评估着一切,政治思想家也围绕上述概念纷纷做出自己的回应。但观念不会自己说话,“赋予人格”(Personifikation)在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史中成为比较流行的政治说教方式。从修辞学的角度,赋予人格指的是给予没有生命的物品和抽象概念以语言、思想、行为等人格特质,使其具有人类生活中的隐喻意义或某种代表性的写作手法。

作为启蒙时期第一个试图以世俗世界观阐述政治问题的理论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利维坦》(Leviathan)中提出,一个人得到的好处根据他拥有的权势(power)来决定,而出身、外表、口才等自然力量和财富、声名、朋友等通过工具获得的力量都算作一个人的力量,“大多数人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各自的权势联合起来集于一个自然人或者社会法人一身,于是人类的最大权势莫过于这种人拥有的权势了,他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来使用这些权利”。^①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权力观”不仅在英国,在欧洲同样具有最广泛的意义,而形成于这种权力观上的习惯权力自然是阶级分化的标志。自然权力指的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者生来应当具有的,凭借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人性特征所享有的权力。自然权力论者坚信,人类理性自身的先验能力推动了权力自然而然生成。例如:霍布斯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历残酷的圈地运动和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制度内不可遏制地生长。作为思想家的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气息,在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论证国家起源时,他虽然说明主权者的权力是人们同意授予的,但他转而着重说明,人们一旦授权后就不能反悔,否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道义上是不义之举,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可见,霍布斯虽然推翻了君权神授说,但他最终维护的是君主制的绝对权威,他的人性观代表的是英国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这种传统自然法权力观是马克思毕生都在批判的。马克思认为,在立法方面,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推崇的理智、理性具有阶级局限性,“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它的作用实质上也是在于使世界成为片面的”。^②对于财富、占有、权利,马克思寄望的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和阶级视野的权力观和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必定需要在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经济因素中寻找根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资源与财富占有程度体现出的异化关系,而私有财产限制了人的自由权力,因为财产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意志体现在财产中,而是意志之所以存在,源于财产存在,即不是意志支配了财产这种客体要素,而是客体要素支配了意志本身。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话了西方自霍布斯以降二百多年来的政治理论和政

① 霍布斯. 利维坦[M]. 刘胜军, 胡婷婷,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31.

② 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51.

治实践,再次表达了他的财富权力观。从叙述策略上来看,对资本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采用了“改造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从叙述的诗性特征上来看,作者通过人格化手法,赋予资本及其所处的世界以人格,让他们登上舞台,逼真地模拟了(文学再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活动。

《资本论》第一章阐释了商品的概念,在第二章“交换过程”中,作者通过赋予商品世界里的“物”以人格,让本来没有生命的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具有话语、行动、情绪、感觉、思想、意识等人类特征,从而在“舞台上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要实现价值,商品就要互相交换,可商品自己不能到市场上去,他应当有“监护人”,通过监护人商品具有了“自己的意志”,交换双方有共同的意志才会让渡自己的商品,才能“彼此发生关系”。^①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承认私有财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法权概念的普遍前提,这种“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里,出现了法权关系到经济关系的过渡。^②“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以及“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资本论》,第103页)。^③马克思通过使用“不过”(nur)一词显示出对这些被人格化的商品既是“物”又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性理解。除此之外,关于商品人格化的必要和原因,马克思还说,商品由于是物,不具有感知能力,但这种缺憾却通过商品占有者——商品的人格化“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资本论》,第135页),即商品本性(具有使用价值)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了。

角色和功能确定后,马克思接着说,劳动力占有者与货币占有者在市场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资本论》,第204页)。但我们知道,正是这份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平等的契约——“工资”,掩盖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剩余劳动时间没有被劳动者占有,而《资本论》最重要的功绩恰恰在于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于是,这个秘密也成为戏剧的“悬念”,观众在作者笔下一步步地揭示:“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资本论》,第204页)。^④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剧中人”(unser Dramatis Personae)^⑤——“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205页)。^⑥一场以“资本”和“劳动者”为主角的戏剧由此拉开帷幕,整部作品就是舞台,主角配角一一登场。

① 黑格尔认为,意志驱动我们的肢体,马克思在此沿用了这种说法。

② MARK NEOCLEOUS. Staging Power: Marx, Hobbes and the Personification of Capital [J]. Law and Critique, 2003, (14): 153-155.

③ 参见原文:“Wir werden überhaupt im Fortgang der Entwicklung finden, daß die ökonomischen Charaktermasken der Personen nur die Personifikationen der ökonomischen Verhältnisse sind, als deren Träger sie sich gegenüber treten.” (《Das Kapital》, S. 83)

④ 参见原文:“Diese geräuschvolle, auf der Oberfläche hausende und Aller Augen zugängliche Sphäre verlassen wir daher, zusammen mit Geldbesitzer und Arbeitskraftbesitzer, um beiden nachzufolgen in die verborgene Stätte der Produktion, an deren Schwelle zu lesen steht: 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 Hier wird sich zeigen, nicht nur wie das Kapital producirt, sondern auch wie man es selbst producirt, das Kapital. Das Geheimniß der Plusmacherei muß sich endlich enthüllen.” (《Das Kapital》, S. 160)

⑤ 对于将资本的历史发展以故事化呈现这种表述方式,也得到了恩格斯的侧面印证。他在致马克思的书信中使用了“上演了”一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32)。

⑥ 参见原文:“Der ehemalige Geldbesitzer schreitet voran als Kapitalist, der Arbeitskraftbesitzer folgt ihm nach als sein Arbeiter; der Eine bedeutungsvoll schmunzelnd und geschäftseifrig, der Andre scheu, widerstrebsam, wie Jemand, der seine eigne Haut zu Markt getragen und nun nichts andres zu erwarten hat als die-Gerberei.” (《Das Kapital》, S. 83)

以上可见,马克思赋予资本的世界以人格不但延续了批判对象本身既有的法学、政治经济意涵,同时也是叙述“资本的故事”叙事逻辑合理的前提和方法。

三、赋予人格的叙事学内涵和表现

在完成了物的人格化后,之前的经济学、哲学概念成为一个个具有意识和行动力的“人”,其行动逻辑的支持是其所代表的经济关系抽象。从叙事策略来看,人格化后的资本批判对象在作者的安排下,以戏剧为叙事媒介,在“零聚焦叙述模式”(无固定观察视角的全知叙述)中演绎着“资本的故事”。该模式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称之为“用居高视点,即上帝的视点传发故事”^①——叙事者既能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又能描述人物外部行为,还能方便他“突然闯入”故事中进行价值评判或称为“干预”。但《资本论》毕竟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学术著作,作者又如何将文学情节穿插其中呢?我们发现,作者经常采用“让我们近距离看看”“我们看到”等带有“看”一词的话语来引入文学性描写,这些表达实际上起到了舞台聚光灯的效果。热奈特(Gerard Genette, 1930~2018)在最早表达叙述视点等术语时就使用了“叙述透视”“人物视点决定叙述透视”^②等将视点与光线结合的隐喻性表述来说明全知视角能够将聚焦(画面)与叙述(文字)合二为一。作者扮演的全知叙事者明确无误地表明自己是局外人,以文字进行“摄像镜头式聚焦”,“灯光”则起到调节视角的作用,从而对观众的叙事认知予以操控,以便强调作品的道德主旨,再加上具有逻辑的故事情节,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已然得到彰显。

“资本”正式登上舞台之前,它所处的世界也早已被作者人格化:商品有自己的“监护人”;商品是“商品世界”(Waarenwelt)的“公民”(Bürger);由于货币能够体现一切商品的价值,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于是,“商品向货币……送去秋波”(《资本论》,第131页);由于流通损耗等原因,金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相分离,其他材料的金属就可以作为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金这种金属货币执行铸币功能,那就产生了相对于金来说较贱的金属铜、铁作为金的“侍从”来篡夺金本身的位置的可能性(《资本论》,第148页)。从叙事学角度看,经济学世界被作者故事化了,人格化的物成为“人”后,具有行动承担力,他们同在社会中生活,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互相发生社会的关系——这一切似乎都在为主角的登场做好准备。

“纵观马克思研究资本逻辑的思想史历程,他始终是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视野中分析和批判资本逻辑。”^③资本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图景及规律以“资本诞生前情——初入人世的资本——资本的初熟时期——资本的成熟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等5个阶段自然时序展开,而叙事在话语层上并未出现对故事层的自然时序进行任意拨动和调整,而是重合,其目的应该是使叙事线索显得简单易辨识,凸显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配合,并能一体化美学目的及意识形态目的的修辞。

四、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是对资本发展历史的文学重构

文学制造的第一个场景来自《资本论》开篇,马克思用极化的对比将聚光灯打在了“商品”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要素形式。”这里通过“庞大”与“单个”对比,作者制造出了一极是让人有压迫感商品堆积和另一极是单个商品的图像性对比效果,将焦点由较容易吸引读者视觉的“大”引至单个的“小”的商品——这成为故事的起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的细胞。除此之外,更为抽象的商品——“劳动力”也被人格化了。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被物化,与劳动者分开看待,来到流通市场进行交换,商品和商品间貌似平等的交换关系实则掩盖着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剥削劳动者的秘密。从叙述策略角度来看,“资本的故事”之所以从解析商品开始,正像讲述某人生平往往从他或她诞生或诞生前的环境开始讲起一样,分析商品是为了讲述资本诞生前或出现前的历史和环境,这是关于资

① 罗兰·巴特,兹维坦·托多罗夫,著. 叙述学研究[M]. 张寅德,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29.

② 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5.

③ 王巍. 马克思视域下的资本逻辑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9.

本的戏剧的开场,也是“资本的故事”的前情。

资本的首次登场在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资本被赋予人格后,作为有行动力的“人”正式“出现在舞台上”(《资本论》,第172页)。为何不是诞生呢?资本早已诞生,有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就有资本。但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是资本的最初诞生地,“只不过16世纪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后,资本开始了它的现代生活”(《资本论》,第171页)。

资本被人格化后,不再界定为一个给定的、静态的观察对象被分析和评论,而成为一个能动的、具有潜在意识变化的、如“人”一般的主体,其行为逻辑也按照由低到高、由表面到深层的发展规律在叙事中被相应展现。^①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作者以戏剧为媒介,聚焦资本从幼年期、初熟期到成熟期等3个阶段的行动和对话,来塑造资本的形象和故事。在幼年期,“资本”初次来到这个舞台,他的价值概念在商品、货币、资本间变换着形式,对剩余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②他想将一切算计清楚,却又有些力不从心。那个时候,一部分资本家(货币贮藏者)为了不让货币去冒流通中所产生的风险,认为他可以“拯救”(retten)货币,即去贮藏货币,通过货币与商品的对立,拥有更多的货币。马克思评价说: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理智的货币贮藏者”发现,只要敢于投资,剩余价值能将他们手里掌握的货币“变出”更多的货币。资本对货币的认识尚处在朴素而感性的阶段:“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资本论》,第180页)。接下来,资本把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货币投入生产,但没有产生剩余价值时,他“愣住了”(《资本论》,第222页)。资本家的节欲没有换来货币的增值,他很后悔却又不明白,此时资本甚至还进行了大段的意识流:他认为自己“生产地消费”了自己辛苦贮藏的货币,工人还不是凭他给工人的材料才将自己的劳动体现在这些材料上并生产出产品,他这是给一贫如洗的工人提供“服务”。但他很狡猾,当他认识到工人已用价值偿还了价值时(即他已初步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作用),他刚才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他“突然采取像自己的工人那样的谦逊态度了”,他让他雇用的学者帮他讲空话,“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之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资本论》,第224-225页)。^③

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较为发达的初熟阶段,即资本脱离幼年期进入成年,其意识也随之发展,这时,资本家会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会辩论,能敏锐而科学地总结剩余价值的作用。他充分认识到剩余价值的秘密就隐藏在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而额外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中时,在本性的驱使下,资本家将“尽可能多地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作为主要追求。但这时的“资本”虽懂得延长劳动时间可以获得剩余价值的道理,却尚未明白“改进劳动技术是获取剩余价值更重要的途径”。所以,“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资本论》,第288页)。^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资本为压榨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把劳动力视为劳动工具,要求他们换班工作,使用童工,买卖劳动力,在面包中掺入明矾、砂粒……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利用“死者的魂灵向奥德赛拥簇而来”的描写建立了劳动者过度劳动后的图像:“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种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

① 《资本论》第一至第六篇聚焦于工业资本(最典型)的发展,最后一篇舞台上出现了资本异化,例如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交易所,等等。

② 剩余价值概念在《资本论》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篇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

③ 参见原文:“Er selbst ist ein praktischer Mann, der zwar nicht immer bedenkt, was er außerhalb des Geschäfts sagt, aber stets weiß, was er im Geschäft thut.”(Das Kapital, S. 175)

④ 参见原文:“Aber das Kapital, wie früher bemerkt, ist zunächst gleichgültig gegen den technischen Charakter des Arbeitsprocesses, dessen es sich bemächtigt. Es nimmt ihn zunächst, wie es ihn vorfindet.”(Das Kapital, S. 223)

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资本论》,第 294 页)。^①《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ia*)第十一卷中描述奥德赛前往冥地斯的冥界地府询问消息时,“死人的魂灵漂涌而来,从四面八方,围聚坑沿,发出惊人心魄的哭叫,吓得我(奥德赛)彻骨心寒”,^②这些亡灵“虚软无力”,簇拥过来只为喝饮祭祀中的牲口流淌出的黑稠牲血。此处互文,作者借文学的图像化功能迅速、直观地还原了被资本残酷压榨额外劳动时间后,劳动者虚弱、神似死人的神态。接着作者将“聚光灯”打在“女时装工”和“铁匠”身上,正像戏剧中的群体性画面,二人带头的一群过度劳动者,犹如死魂灵般向读者涌来。可见,根据需要,《资本论》中的文学批判要么以对话,要么以互文,构筑起读者眼中的图像和串联着叙事线索,它呼应的是作者开始即预设的“我们的剧中人”,虽然其情节散落在各处,但始终可见叙事逻辑贯穿始终。

到大机器时代,这时候资本经历过了手工业生产、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正处于完全成熟阶段,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逼入贫困境地的无产阶级与资本的斗争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对资本进行文学式批判的焦点。此处,作者采用“滑稽戏”“酒神赞歌”等戏剧舞台上常用的主配角间独唱与合唱交替的方式来突出双方的辩论和交锋,彰显出戏剧高潮。

首先,严肃的立法调查对话竟然成为“滑稽戏”。进入成熟时期的资本,早已经历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风大浪,在经济上积累日益丰厚,同时取得了政治权力及众多政治代言人,这时的资本在态度上变得异常精明和不肯让步;反观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被逼入贫困,不得不以出卖劳力为生,政治上更是毫无话语权。双方在现实中的斗争突出表现在工人的妥协和立法博弈。《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中提到,工厂立法开始干涉资本的剥削权利,于是工人与统治阶级议会代表在为立法进行准备的调查会上进行了多次较量。为了揭示现实中资产阶级代表的无耻,马克思摘引了记载当时议会询问人委员会委员与矿工证人对语的蓝皮书,并将他们比作法国的滑稽戏。在这些对话中,委员时而利用反问法或提出各种模棱两可的问题将证人逻辑打乱,增加工人辨明其意图的难度,时而重述、歪曲工人的回答,使证人的回答显得毫无说服力。观众一旦将这些无聊问题与严肃的调查联系在一起时,都像看到了滑稽戏一样可笑。“滑稽戏”(Farce)指 14~16 世纪经常在法国上演,穿插在讲述圣者奇迹的宗教剧中那些娱乐观众的闹剧。这些闹剧作为安插在剧中的插科打诨,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角色错置、笑话、俏皮话等传递给观众的是不需大脑、荒谬怪诞的喜剧效果,在感官上满足中世纪观众热衷新奇刺激、庸俗细节、逼真的心理需求,其实质在于使信徒殉道。但当与这些编有号码、表示所载皆为客观事实,并代表政府权威的蓝皮书并置的是滑稽戏时,这种虚伪、偏袒资产阶级利益的立法调查得到了极度讽刺,同时,丧失法权的无产阶级的悲哀处境一目了然。此时,犹如戏剧的旁白一般,马克思说:“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资本论》,第 569 页)。^③这种滑稽戏之所以能说明资本的精神,因为和滑稽戏凸显神的精神一样,“滑稽戏”中的诱导和荒诞实际衬托了资本的精神。

在《资本论》这出大的戏剧中,除有让人笑中带泪的滑稽戏,还有慷慨激昂的“品达式酒神赞歌”(ein pindarischer Dithyrambus)。“品达式”是以古希腊诗人品达^④命名的赞歌风格,句式较为短小,句与句之间的过渡往往难以捉摸,语言充满激情。戏剧中安排这类赞歌为及时地抒发感情。酒神是宙斯与大地女神塞墨勒的儿子,因其会酿制美酒,并教会人类种植葡萄和酿酒技艺,受到人类尊崇,人类世代沿袭对他的祭祀仪式。在古希腊,酒神赞歌用来叙述酒神的一生事迹,它从祭祀仪式发展为一种带有歌唱和表演的戏剧形式,属于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类。这种赞歌最初由领唱和合唱组成的多达 50 人的歌队来表

① 参见原文:“Aus dem buntscheckigen Haufen der Arbeiter von allen Professionen, Altern, Geschlechtern, die eifriger auf uns andrängen als die Seelen der Erschlagenen auf den Odysseus, und denen man, ohne die Blaubücher unter ihren Armen, auf den ersten Blick die Ueberarbeit ansieht, greifen wir noch zwei Figuren heraus, deren frappanter Kontrast beweist, daß vor dem Kapital alle Menschen gleich sind, -eine Putzmacherin und einen Grobschmied.”(*Das Kapital*, S. 228)

② 此处中文参考:荷马. 荷马史诗·奥德赛 [M]. 陈中梅,译. 2011: 197-221.

③ “资本的精神”(der Geist des Kapitals): 实现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资本论》,第 576 页)。

④ 品达(Pinda, 希腊语: Πίνδαρος/Pindaros, 约公元前 518 年~前 438 年),古希腊抒情诗人。

演,开始时用呼喊的方式表达对酒神的赞美,领唱者时而从合唱队中走出,慷慨激昂地表达对酒神无私正义精神的尊崇。

《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从历史根源上揭示了“资本的积累方式决定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对抗”。面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已是不争的事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却还反复诡辩。马克思再次用“让我们再来看看”的表述将聚光灯聚焦到了时任商业委员会主席(1843~1845)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及其同伴们的辩护词上。格莱斯顿早在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已经承认了工人阶级困苦和贫穷在加剧。二十年后,1863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他又在预算演说中说:有产阶级的财富明显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资本论》,第751页)。紧接着,马克思给出了类似于戏剧旁白般“多么拙劣的诡辩!”的评论,并在脚注中摘引《汉萨德》^①记载的1864年4月7日格莱斯顿的下一个预算演说内容:

Again; and yet more at large, what is human life bu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译文:

再一次;然而一般说来,所谓人类生活不过是,多数情况下,一场为了生存的斗争。

针对工人越来越穷苦的事实,格莱斯顿的辩驳以“Again(再一次)”开头,引起了众人的悬念,“再一次”什么呢?稍作停顿后,格莱斯顿用“and yet(然却)”将话锋一转——人生就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a 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观念从18世纪在西方开始流行,兼指人类和自然生物间那种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彼此进行的激烈竞争。这种“生存斗争”观点在19世纪中叶通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8)、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等人的著作得到普及。格莱斯顿在此提出这个观点,意欲用这种自然选择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那些劫掠行为,并将穷人的贫困归因于自身在竞争中的无能。格莱斯顿曾4次出任英国首相,有过“第一雄辩家”的美称,他的演讲被马克思在此比作品达式赞歌中的“单独演唱”。因为无论《公共卫生报告》《工厂视察员报告》《人口调查》等官方报告上记载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足以说明工人遭受的待遇是何等不公,资产阶级代言人都不予承认,而诡辩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绝不轻易容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提高,因为这阻碍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实质。因此,工人最好,且也只能被囿于一种贫困却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生活状态。格莱斯顿及其他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诡辩互相附和,像极了品达赞歌中领唱和歌队同伴间交替吟唱的模式,同时,酒神赞歌常有的那种象征、净化、崇高、空灵的境界极其讽刺地表现了这里所赞颂的情景。最后,马克思以像引领大合唱般的话语“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资本论》,第761页),同时列举了来自《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中记载的无产阶级的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结束了这首“品达式的赞歌”。

五、结 语

马克思以诗学叙事的方式重构了资本的成长过程,构成了对资本多维批判的学术空间,这是他作为资深文学爱好者和实践者的自然而然。文学式批判同时也是利用文学感性特征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资本批判的解构,其解构的对象是后者的高度抽象。

对马克思与文学的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博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提出,晚年的马克思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战的弹药”。^②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其经济系统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由理论的抽象,却也适合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具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由文学重构提出的资本批判,实则是以典型的资本主

① Hansard, 英国议会议事录。

② 柏拉威尔.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M]. 梅绍武,译. 1980: 537.

义社会现实^①为素材,利用文学性还原的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社会生活过程。文学的具象性、虚构性和预见性具象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被抽象的资本,使读者更容易洞察到资本的运行逻辑,这符合马克思想要“让这本书到达每一个人的手中”的愿望。所以,前述所探讨的《资本论》中无论是前半部分着力对人格化资本的形象塑造、情节构造,还是戏剧高潮部分对阶级矛盾的聚焦,都是以戏剧作为中介对文学重构资本批判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学式批判的第一重意义。

《资本论》中文学式批判的第二重意义在于作者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悲惨的生活客观反映实则预示了一种没有文学艺术参与,只有生产的机械生活图景,其实质是对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到来的期望。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话:“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②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下,文学艺术具有能够被生产的可能性,是对文学艺术的经济性隐喻,说明他们已深刻认识到资本具有借助于物的力量生产文明的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文学和艺术是人类能够进行自由创作和享受的象征之一,属于全能的人的活动。马克思继续认为,要让人人有机会发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压制和扼杀的艺术和鉴赏能力,就必须根本改变生产方式。所以,对资本的文学式批判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自共产主义理论创造以来的一种希望和理想。

《资本论》中文学式批判的第三重意义在于彰显了马克思的人性观。马克思在展开资本批判的过程中,已确立了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现实的人”始终是他的理论出发点,他时刻关照人的现实生活的全面展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思想的展开是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有机结合、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他的思考中,人类社会的构造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如果经济是共同的,则政治和社会意识也将变成共同的;如果经济是敌对的,则在政治和社会意识领域便会出现敌对性。马克思采用了戏剧对话、歌剧等方式,通过戏剧性的场景,展示了无产者工作时间、教育、生活条件等具体细节,以文学形式突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文学式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不平等带来的苦难,使社会全体意识到公平公正处理资本与劳动、资本家、劳动者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从而意识到处于经济不平等中的无产阶级自我觉醒或自身解放的必要性。

Personification: A Critique to Capital in the Literary Dimension in Marx's *Capital*, Volume 1

ZHANG Yi^{1,2}, WU Jianguang¹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Marx constructed a multidimensional intellectual space encompassing politics, econom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o illuminate the logic of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reveal its contradictions in *Capital*, volume I. However,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poetic narrative as a telling strategy within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 remains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and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ed. In *Capital* (Volume I), Marx employs Personification (personification) to endow capital and other objective entities within its world with human-like qualities, thereby imbuing them not only with juridical and political-econom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with narratological implications. Thus, an implicit “story of capital”, adopting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capital from its birth to the completion of it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wined itself in the obvious critique in political economic dimension, and accomplished a critique to capital in the literary dimension as well in *Capital*. The concept of “a critique to capital in the literary dimension”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a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²), which represents both the outcome of a meticulous examination of *Capital*'s narrative logic and an endeavor to construct China's knowledge base on Marx studies.

Key words: Capital Vol. 1; capital; personification; a critique in the literary dimension

(责任编辑:杨谨瑜)

① 马克思在 1867 年 4 月 30 日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中提到《资本论》是“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二十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1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